

麻子

著 雄 陶

獨立文藝叢書

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陶

雄

著

麻

子

獨立出版社
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麻子

△白報紙本定價二元五角整▽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著者 陶雄

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

南京：申家巷二十一號

代表人 盧逮曾

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

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
全國各大書局

本書作者其他幾種著譯

0404號機

短篇集

海燕書店版

恨

短篇集

改進出版社版

壯志凌雲

四幕劇

獨立出版社版

敵後的插曲

繙譯短篇集

中西書局版

人質

繙譯中篇

復興書局版

銀空三騎士

中篇

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版

航空圈內

短篇集

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版

總站之夜

獨幕劇集

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版

目次

麻子

三個和一個

曇

際上曲

拾來的槍

目次

一

麻子

我，張玉魁，外號麻壳。三十五歲，河南人。書唸的不多，三字經百家姓馬馬虎虎能看一氣，王三姐勸夫也唱得下來。

十六年前，在石友三部下當過號兵，也在彰德縣衙門跟過縣長——那時還叫縣知事。中原大戰時候，解款上省裏，趁亂混水摸了一把魚，數目不多也不少，一個人乾吞七千五。以後呢，六七年工夫，胡里胡塗，一下子就混過去了。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，這六七年，一句話，什麼都幹過。

二十六年夏天，盧溝橋事變的時候，我在張自忠部隊當班長。豐台大戰，脫光膀子打衝鋒，左邊大腿擦去一大塊油皮，嘿，你瞧，疤痕還在這兒！

宋哲元，我們的老總，陰曆六月初八退出北平，張師長可留下了。（那是詐降，我懂得。）他不走，我也不能走。內二區的錢署長從前是韓主席的副官，我是馬弁。他瞧我還不錯，把我留下了，他說：

「麻壳，你能，給你個巡長幹幹罷。」

這麼著，我就是北京內二區的二等巡長啦。

誰記得那是多久，張師長，我們的老板，在北京——哦，應該叫北平，——默不下去啦。一天夜晚，一個人騎了部腳踏車，溜了。起先我說詐降，不是？他一走，我也不想默了。北平地方挺好，北京可不大高明，滿街都是東洋人，常巡長怎麼維持秩序？我得走。說走說走，五個月過去也沒走成功。不走，也成。祇要他日本鬼子不惹二大爺，惹著二大爺，二大爺也不說好的。你瞧瞧！

二等巡長當了五個月零二十六天。那天，出西直門辦事——那時候，出西直門可不是一件美差呀！走過海淀，快到萬壽山的地方，梆！梆！土房子後頭飛出子彈來了！我知道大事不好，這一帶照說要算游擊區啦，於是，趕緊把身子擻下來，直挺挺的仆在地上，胸脯被石子子槓得直疼。子彈飛了一陣子，槍聲停下來了，有人從田埂子上跨過溝，走到馬路上來。我把臉蛋緊緊地貼在石子子上，不看人，也不讓人看見。這副披掛讓游擊隊看見，鹹多丟臉呀！

走過來的人說話了。話音挺熟習：

「這不是麻壳麼？好小子，給日本人當差啦！」

我抬頭一看，嚇，是王紹增，大刀隊的中士班長，自個兒人呀。我說：

「誰要願意跟日本鬼子當差，誰是個雜種！」

「好，走罷，跟我們進紅山口打游擊去！」

「不去的是個屬！」

這麼著，我就上了妙峯山。游擊隊下了委，您別見笑：少尉排長。

打游擊真是個好行當。怎麼好，說不出。我祇知道，我們那一師的弟兄，凡是落了伍的，全都上了妙峯山。

在山上整整住了兩年半，從二十六年冬天到二十九年熱天，幹掉鬼子跟鬼子手下的驢包壞蛋不計其數。

那天，我們的司令，就是那位在大學裏教過書的黃先生，忽然在金頂上召集全縱隊的弟兄訓話。他的口音不大好懂，三句話我抓得到一句，可是我覺得他的話挺受聽。說完話，不知道爲什麼，他花花流下兩行眼淚。接著，招招手，他走了。嚶，就這一走，他再也沒回來。怪不得要流淚呢！

黃先生走了，我也想走了。爲什麼？說不清。

九月間，我胡里胡塗的進了北京城——嚶，不對，北平城。哪個混帳王八蛋才願意給日本人當差服務，那麼，我又跑回北京城到底幹啥呀？媽勒個的，真的說不清，活到三十幾歲，什麼都幹過，你要老是問爲什麼，那還有完。

北京城——你瞧，我說順口了，北平城這時候跟以前可大不一樣了。四個字的考語：花花世界，馬路兩邊盡是穿木底鞋，脊梁背上背孩子的日本娘們，東單牌樓一帶最他媽

的多。

我順著脚步出哈德門，穿鮮魚口，繞到天橋，嚇，北平城哪兒還他媽的是中國地方！新開張的鋪子，大大小小，全都是日本招牌。我沒留過學，日本文，認不識，鋪子裏賣的東西，有的見過，有的用過，有的夢都沒夢過。我最認識的是煙槍。煙槍煙燈還不算，告訴你，紅丸白面都掛起招子來標賣了。這種東西好吃是真好吃，提神外帶助興，可就是吃完了睡在床上這輩子就别想往起爬。

天橋是個好地方，比天津侯家后來得大氣文氣，我這一輩子就愛這麼一個地方。如今，更熱鬧了，也更整齊了。東邊那一溜舊貨攤已經不是就地鋪了，挺講究的木頭櫃子堆滿了四路百貨：香煙咀、打火機、洋瓷茶具，價錢真不貴，東西有許多還是十成新的。那天，我一高興就買了一塊大美人的玻璃鏡子。兩片厚厚的玻璃磚，中間夾著一張光奶子光屁股的東洋婆子像片，嘿，那傢伙還呲牙裂嘴的朝著我笑。左邊看看，右邊看看，她老是一個勁兒的追著我笑。

從小市走回來，往西去，就是雜耍場啦。哎喲，我的老丈人，我簡直不認識了！騙人是雜種，城南游藝園也沒這麼繁華。第一家是馬戲班子。東洋大馬戲，瞧够了，這回沒進去。第二家掛著個招牌：萬人迷。真個的，你有小子在北平麼？可千萬別讓他進萬人迷呀！哦，不會的，你有兒子也不會在北平的。再往西去，把著那木橋，一邊應該是耍把式

的王三叔，對街本來是祖傳三代對口相聲沈狗子跟他的外甥金傳義。現在可不對啦。你猜改了什麼？東亞遊嬉場。遊嬉場，天橋有兩家：那頭還有個新民樂園，規模可沒這邊大。

我進了東亞遊嬉場，迎面撞見小李二。他一把抓住我，眨巴著眼睛，大聲喊：

「麻哥，你怎麼老沒露呵？」

「噯，這小子吓我一跳！我以爲人家要逮我呢！小李二可沒這意思。他把我拉到僻靜地方，也不打聽打聽這幾年我幹了些什麼，就急忿忿的說：

「麻哥，你喜歡這地方？我給你找個差事，怎麼樣？」

這小子挺有道行，麻哥麻哥喊得我心裏怪舒服。我說：

「好罷，哪兒也是一樣吃飯拉屎，捧你老弟一場。」

這麼著，我就同著小李二一道兒見了場長中村太郎，華經理修香亭。這兩個傢伙倒還痛快。開門見山，講好每月工錢五十塊，担任糾察，一言爲定，當天我就把鋪蓋搬進了場裏。

晚上，小李二在大成居二輩鋪備酒給我接風，還約了吳春浦姜國棟作陪。這些人都是從前隊伍裏的弟兄。小李二挺能勸酒，我的酒量也不含糊，這就一杯一杯的往肚子裏灌。一邊灌，一邊聊。小李二說：

「麻哥，你這下子落著了，我在這兒幹了兩年還是個收票的，你一來就攬上了糾察。」

來，喝一杯。」

我舉起杯子來：

「老弟，你的好處我總不會忘記。」

吳春浦說：

「麻壳，你還不知道哪。糾察外水頂多啦。」

「外水多死了，在這種地方幹事也沒勁。咱們簡直成了他媽的大茶壺了！」

姜國棟也岔進來一嘴：

「對了，麻壳這副模樣，當個大茶壺正合適。你瞧，侯家后的撈毛的，哪個不是麻

臉皮？」

巴，我伸手就給了他一巴掌。

「操你媽！你爺爺，你祖宗才是大茶壺呢！」

撲完，罵完，我甩甩袖子走了。其實酒興也真夠了。

我麻壳會真的給日本窩子當大茶壺？呸！我操他奶奶！我這種差事老實就是個保鏢的。鬼子還不是看我這副筋骨，開口才給我五十塊，要我給他維持秩序？

要說這種地方也真得多來幾個硬朗的保鏢的。什麼遊藝場，其實比窩子還坑人。煙，賭，娼，全啦！講賭，左不是壓寶搖攤推牌九；這兒可新鮮了：大輪盤，會轉，我夢都沒

夢見過，還有，什麼球，什麼狗，五花八門，仗著天橋地方大嘛。簪子也比人家各別。不論黑夜白天。珠珠簾子一搭拉下來。茶桌上就可以睡覺。日本娘兒們大騷貨。吓！好臭！這地方不幹好事，亂子出得自然就多。我在這兒，就爲的是彈壓。說痛快點，有人來搗亂，咱們就講打。

你說這地方不幹好事不是？可奇怪啦，來的人偏偏特別多。價錢便宜嘛。玩意也不錯。不論哪一部分，全有日本女招待。奶子顫顫的，摸一把也不要錢。一天究竟來多少，我不會算；可是一個禮拜跌下去我就打聽清楚了：中村太郎每天的收入是八萬到十五萬，修香亭也差不多。誰給他們送這麼多錢？你瞧罷，遊客們進來的時候都是面孔紅紅的，肚子挺挺的；趕到出去，臉就變成灰黃的了。腰也彎了，背也駝了。口袋裏空啦！空了就別來啦，可怪，明天一吃完飯搭上一路二路電車又來囉。

這些人，自找死，玩兒手槍！管他呢，我在這兒左不是吃飯拉屎，別人的死活干我屁事，我又不是他老子娘！

上任第五天，買賣來了，七八個吃教的全都像寶二墩似的，老高老大。沒買票，就想往裏闖。小李二上前攔阻，不成，不是個兒。那道挺單薄的木柵欄被他們一擠，磕擦，垮了。這時，我正坐在那邊荷花池上掏鼻屎呢。聽見吵鬧的聲音，幾個箭步就竄過來了。別的保鏢的也來了。大家兵兵兵一打，寶二墩敗陣啦。七八個人跑了五六個。爲首一個個

子頂大的被我一把握住衣領，沒跑掉。正在混亂的時候，中村太郎從辦公室裏走出來了。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半天，點點頭：

「你好，你好。」

華經理修香亭也站在旁邊，告訴他的老板：

「這就是上禮拜六上工的那個張玉魁。講打，還有兩手。」

「唔，唔。」中村太郎又上下打量了我幾次。

接著，就該盤問那個闖關的了。問來問去，好沒勁，敢情都不是外人，這七八個竇二墩都是他媽的新民會會員。不掏錢，想白玩，其實也沒什麼，你倒是打個招呼呀。招呼也不打，害老子出一身汗！操的！

大個子被中村太郎罵了一頓，放走了。修香亭把我喊到跟前，拍拍我的肩膀：

「張玉魁，今天我得賞你。新民會雖是自己人，可是講打架。咱們這個字號不能丟臉。今天，我記你一大功，賞你五十塊大洋。」

夜裏，我同著小李二又在大成居喝了一個爛醉，可沒邀姓姜的姓吳的作陪。

打架，差不多成了每天的功課了。獎賞，一個禮拜也總落得著個三五回。幾個錢，其實不算啥；最得勁的是上工第三個禮拜中村太郎發給了我一支二號勃朗寧手槍。他把槍遞給我的時候，伸出來，縮回去，好幾次。他說：

「槍，收好了呀。槍是不能亂丟亂用的呀。今天交給你這支槍，出了事可小心你的腦袋！」

他媽的，這份兒小器！槍誰還沒見過！不過，話又說回來啦。在日本人底下做事的中國人能佩槍，倒是真有點兒難得。

這天晚上，我打開鎗膛，擦了一夜。數數子彈，二十六顆。日本人真他媽的小氣！第二天，把子彈帶圍上袴腰，手槍別在屁股上，滿場子這麼一溜。嚇，可神氣啦！煙窟裏那些半死不活的煙鬼都欠起身子來瞧我。燒煙的日本娘們時不時偷空伸出那雙沾滿煙膏的黃膩膩的手，在我肩頭上摸一把。吓，好臭，坐在珍珠簾子裏面的女人，一聽見我的腳步聲，一個個都鑽出頭來，對我飛眼兒。「來，來。」嘴裏還唧唧喳喳直叫。嗤，誰要你，騷貨！

說起這些騷貨來，我頂膩煩了。我寧可上彰儀門四等下處去睡一覺，也不高興看他們一眼。說幾段故事給你們聽聽罷。

十月初五那天，不，大概是初八——對，對，對，是初八。我正睡在自個兒屋裏唱打牙牌，忽然外面又吵嚷起來了。聽聲音，事情是發生在風月茶廳那邊。跑過去看看，一個叫做什麼喜子金子的女招待抓住了一個客人，在要——在要那種——那種去驗錢。我問那客人：

「嘿，小夥子，吃飯匯鈔，嫖妓給錢，你懂不懂，你跟人家睡了覺，怎麼不給錢？嘿？」

「我給錢了。騙人的，天打雷劈！」

女招待哇啦哇啦吵起來了：

「你沒給！你沒給！你胡說！菩薩要打你耳光子！」

小夥子從懷裏掏出一只皮夾子：

「糾察二哥，你瞧罷，我是帶著六十五塊錢進門的。吃茶吃花生仁花了三塊多，其餘的都被這婊子掏走了。她還說我沒給錢。」

婊子說：

「那是你先給我的。那不算。後來，後來，做完事，你不給錢就走路麼？沒錢你就不該扯我褲子。」

我伸出一隻手把他們倆分隔開：

「別吵，別吵，我全明白了。你們多少錢講下的？」

「壓根兒就沒講。」

「怎麼沒講？」婊子樓起了驕眼睛。「四十塊。說好了的。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別吵！這四十塊錢我給。」我一邊把手伸進口袋去掏錢，一邊轉過臉來教訓這小夥子。「這種地方以後要少來！你爺爺，你爸爸，還以為你是上學去了呢。你可跑到這兒來找野食！去罷！還等著人來剝衣裳麼？」

小夥子抱著腦壳走了。我轉過身來問婊子：

「你說多少錢的？四十塊，是能？拿去！」

婊子看見客人走了，不敢來接我的錢，假裝笑笑：

「糾察二哥，錢，你留著抽香煙罷。我怎麼好使你的錢呢？」
得，你不要，我下腰。本來就是詭人嘛。

這是一檔子事情，騷貨的醜事還多呢。過了三天五天，不記得是個十幾了，反正那天夜裏有月亮罷，我隨便走過場長辦公室的窗子外面，聽見裏頭唧唧喳喳在說話。一個女人哭腔說：

「我一定得休息幾天。」

「怎麼？你快死了麼？」是中村太郎的聲音。

「沒有。我疼得很。」

「你爛了麼？」

「沒有，我疼，疼得受不了。小便也便不出。」

「沒爛就得幹！」

「場長，我的病實在太重了。求求你，讓我休息幾天罷。」

「什麼了不起的病？」

「淋病嘅。我剛才不是告訴你了麼？」

中村磔磔的怪笑起來了：

「淋病？政府派你們來，原本就是要你們把淋病傳給中國人嘛。病越厲害，越可以絕中國人的種。有病就要休息？沒病還得給你種病呢？」

聽到這兒，我涼了半截。逛簪子，免不了帶病，這是常理。但是沒聽說過，開簪子專爲絕人家種的。日本人好狠哪！

從此，我看見年青人往風月茶廳走，總想上前攔阻。那天下晚兒，一個挺眼熟的小子走過來了。誰呀？想了想，哦，對了，住在報子街東口邢家的少爺，我在內二區當巡長時候認識的。邢家有十幾所大宅院，是個吃丸片兒的，人可挺厚道。這個小子叫邢世長，是三爺的獨子，大爺二爺都沒有。合著就是三房共一子了。他也往這條路上跑，真不是個交易。我趕緊迎上去，小聲兒說：

「邢少爺，你還認識我麼？」

他不記得我幹過巡長了，可知道我是這兒有名的糾察：麻壳張玉魁。

管他記得記不得，我得行行善。我還是小聲兒的說：

「嘿，小夥子，別到這兒來啦，這不是個好地方。有錢上韓家潭，沒錢上王廣福斜街，都比這兒強。」